

读
书
札
记

李效钦◎著



华龄出版社

读鲁迅札记

李效钦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装帧设计：李未坼

责任印制：李未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鲁迅札记/李效钦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3.7

ISBN 978 - 7 - 5169 - 0237 - 0

I . ①读… II . ①李… III . ①鲁迅著作研究—文集

IV . ①I210. 9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7672 号

书 名：读鲁迅札记

编 者：李效钦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4.625

字 数：180 千字

定 价：30.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敬序李效钦先生《读鲁迅札记》

李效钦先生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又对鲁迅著作情有独钟，悉心攻读，日积月累，造诣甚深。教授语文，研究鲁迅，工作之余，勤奋写作，结集成《读鲁迅札记》，是非常值得庆贺的可喜的硕果。在我更生无限钦佩之情。

李先生的著作，态度严正，书写认真，“声发自心”——这是最宝贵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时代。鲁迅认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他熟读鲁迅，凡所引征，得心应手；而对于语文教学，又有自己的定见，没有丝毫“教学参考资料”之类的八股气，也不随波逐流，与流俗为伍，沆瀣一气。他尊鲁迅，爱语文，把握经典，循循善诱。

曾有南方一大晚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调查报告：中学生认为鲁迅是他的“公敌”。我曾经感慨系之，发为杂文。

在一次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会上，又传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段子。这，如果出自学生之口，是天才；如果出自教员，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古人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明训，我这个落伍的旁观者还是由于隔膜，莫明其妙。所幸我的几位坚持在中学语文教育一线的朋友，老的和新的，著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却和这种“民调”相反，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学语文，学鲁迅，趣味丛生，大有“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风貌。为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问题，不能再听人摆布，随波逐流，一误再误，一拖再拖，

旷日持久地误己误人下去了。

一个民族的母语及其文字，是同胞间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一个民族存在与灭绝的标识。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固有血脉”，又是其余“固有血脉”的载体。因此，母语语言及文字的教育，是民族生存之本，民族国家立国之本。运用语言及其文字的能力，是人生存的根本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与培育，发蒙于幼儿园，奠基于高中。

八十多年前，鲁迅总结古文的教法与自己的学习经历，说：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现在我们的中学是怎样教语言的呢？我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前，我做语文教员的时候，遵循的指令是：德育为首，政治第一。语文课主要进行思想教育。不几年觉得不行，把语言与文学分开。刚刚分开，还是觉得不行，又合并。鲁迅有言：“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之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记得自

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我从“大学国文”的兴起，看到这似乎是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不满的消息。如果从幼儿园到高级中学，十五六年的漫长岁月，在最能学习的儿童、少年与青年时期，连自然而然的母语语文学习都过不了关，达不到文从字顺，并清楚叙事、朴素抒情的程度。

毋庸置疑，一个民族的母语语言及其文字，精华熔铸在历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之中。鲁迅是汉语废文言文、立白话文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在当时即被公认为“最好的”（胡适语）。自然，正像鲁迅高度自觉、清醒地认识到，他只是“桥梁”，不是“范本”：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

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鲁迅曾告诉一位教员，他只是一家。在致颜黎民的信里说：“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我钦佩李效钦先生教鲁迅，特别注意教鲁迅是“怎样写”的。语言文字是思想情感的载体，一个词语，就是一个概念、观念、观点。没有相应的词语，就没有或不能表达相应的概念、观念、观点。语言文字与思想，尽管看似两个东西，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词语丰富，思想才丰富；思想丰富，而词语贫乏，是表达不出来的，是陷入另类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困境。

自然，语言及其文字，还有一个遣词造句的问题，谋篇布局的问题，总之，是“怎样说”、“怎样写”的问题。缺乏语言文字的基石，思想是建立不起来的，或者是一种沙上建塔，空中楼阁的东西。语言及其文字的运用，也是一种技能，技术，技艺。李先生的《读鲁迅札记》中，多有专门的鲁迅“怎样写”的大作，我以为很好。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鲁迅的《作文秘诀》，很值得语文老师读一读，想一想，并教给学生。那结论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

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以我充其量 60 年的教学经验，以及 60 年看到的听到的小学、中学的作文，根本的弊病是教学生说假话、写假事、抒假情。套话，原则话，空话，是假话的标本，也是假话的源头。不一反流俗，冲破旧的和新的种种“八股”，谨守鲁迅的劝导：“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既学不好语文，更学不好鲁迅的。

就以此献给这部《读鲁迅札记》，并求教于奋斗在一线的我梦中的同仁朋友。

王得后

2013 年 6 月 6 日于北京

目 录

《〈呐喊〉自序》教学点滴	1
“忘却”不是反语	
——《为了忘却的记念》教学札记	4
“狂人”是“思路清澈”的精神病患者	8
《拿来主义》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11
《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回荡式抒情手法	13
鲁迅杂文的变换形貌修辞	15
鲁迅杂文的反连手法	17
鲁迅杂文的重复手法	20
鲁迅杂文的对比手法	23
鲁迅杂文的类比论证	28
鲁迅杂文中的比喻	32
《纪念刘和珍君》文术三题	36
再谈鲁迅杂文的重复手法	40
鲁迅杂文中的“闲话或笑谈”	45
鲁迅作品中的词类活用	49
这条注释早就应当修改了	54
《社戏》中化静为动的艺术手法	56
康大叔是谁	58
《祝福》及其他	61
读《灯下漫笔》偶得	66
《故事新编》二题	70

阿 Q 与 “似乎” 及 “仿佛”	75
鲁迅笔下 “看客”的肖像特征	78
切莫冷淡了 “看客”	81
《论雷峰塔的倒掉》的艺术杂谈	84
撼人心魄的《大团圆》	
——读《阿 Q 正传·大团圆》	87
阿随	93
一个勇敢的 “卑怯者” ——涓生	
——读《伤逝》	95
为 “难于直说” 一辩	
——读《野草·题词》	101
歌唱新时代，须有新思想	
——谈《野草·题词》之二	107
反抗黑暗，“战取光明”	111
鲁迅反对虚伪之一例	116
鲁迅先生的幽默	121
《阿 Q 正传》三题	130
鲁迅的中医观	135
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鲁迅杂文的结尾艺术琐谈	139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与普及鲁迅著作	144
祥林嫂的死	148
鲁迅与香港	151
鲁迅与中山先生	154
宋庆龄与鲁迅	157
韬奋与鲁迅	161
鲁迅与嵇康	164
鲁迅笔下清代的 “文化统制”	167

学习尊师的光辉榜样——鲁迅	
——读几篇鲁迅怀念老师的文章	172
鲁迅的知人明和识世深	
——读《忆韦素园君》	175
重温鲁迅的教诲，警惕“无事的悲剧”	178
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181
电视上说话不可太随意	184
鲁迅小说的戏语计时法	188
“发扬国光”不可忽视	192
“千夫”究竟该怎样解释	196
读《范爱农的死》想到的	200
漫谈《阿 Q 正传》	203
鲁迅谈袁世凯	208
鲁迅杂文里的眼睛	211
苏雪林谩骂鲁迅带给我们的思考	214
后记	220

《〈呐喊〉自序》教学点滴

鲁迅的《〈呐喊〉自序》(下简称《自序》)的第二部分，有一段是叙述他创作《呐喊》的目的和指导思想的，有两句话，对于高中学生来说，颇不易懂。弄明白了这两句话，不仅对理解《自序》，理解《呐喊》，而且对于理解鲁迅的所有创作小说都有帮助。

本段的第一句话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句话的大意是：现在，我并不是一个急切要说话而不说话不可的人。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不必说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一定要宣传，也没有要宣传什么主义的文章一定要发表。我之所以说话、写文章，是为革命的“前驱”助威，使他们勇于战斗，而不至于产生我办《新生》失败后的那种“寂寞的悲哀”。这个思想，鲁迅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又不止一次地谈及。

1926年，也就是写《自序》后的第四年，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道：“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很明显，鲁迅这时仍然是说他的思想和文章都平常得很。当然，这只是鲁迅自己的认识。这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为什么说他“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回忆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一致的，所以我想，那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

明明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文学”，鲁迅却说思想不如“喷泉”那样丰富、清新、深刻，文章也并不“伟大华美”。这不仅是谦词，从中可以看到鲁迅的伟大。鲁迅从来都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他从不自视比别人高。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当时他的思想确实比同时代的一般人的思想都高得多，深刻得多。1927年，茅盾同志在《论鲁迅》一文中说：“他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茅盾论鲁迅》17页）茅盾同志的话，对于我们理解《自序》里的这句话是很好的参考。

第二句话是：“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因为呐喊的目的是为“前驱”助威，而“前驱”不主张消极，所以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自选集〉自序》）。在夏瑜的坟上添上一个花环，《明天》没有写梦而是加上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这样就使作品具有若干浪漫主义精神。关于夏瑜坟头上的“花环”，历来分析颇多意见比较一致，兹不赘述。至于“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这一点，论及的却不多，似乎应解释几句，学生才好明白。

“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一句的意思是：作者不仅没有让单四嫂子做梦，在梦中见到宝儿，就连单四嫂子没有做梦这件事作品中也没有提。这样安排的积极意义何在呢？还是来看看鲁迅先生的有关意见吧。

1925年7月，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批评那种善于粉饰太平的作者指出：“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入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

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便只好另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这些精辟的论述，一语破的地戳穿了“瞒和骗”的实质是粉饰太平，包庇黑暗，维护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鲁迅先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要勇敢、大胆地正视现实，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1925年4月28日）。他主张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明天》中。

小说通过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高度地概括了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下，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小说充满了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宝儿死后，单四嫂子悲痛万分。她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也的确不能再见了”，但是，他希望能在梦中见一见。不过作者没有这样安排。如果小说让单四嫂子做一个美好的梦，在梦中见到了思念的宝儿，但也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这对单四嫂子，对读者，或许是一个安慰，而这个安慰毕竟是虚幻的，它欺骗了单四嫂子，也欺骗了读者，还会冲淡小说的悲剧气氛，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小说揭露和批判的力量。这正是和鲁迅的积极主张背道而驰的，所以鲁迅没有这样做。在鲁迅看来，单四嫂子和宝儿都是“被吃者”，积极的态度是揭露那吃人的社会，诅咒那罪恶的时代，要唤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憎恨，对单四嫂子悲惨命运的同情，而不是用什么别的欺骗的手段去麻痹读者。不仅要指出旧社会灭亡的趋势，还要示人以光明的未来。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只有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寞里奔波。”作者分明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原载《语文教学》1984年第4期）

“忘却”不是反语

——《为了忘却的记念》教学札记

在教授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时候，教师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题目中的“忘却”是不是反语。现据我所见到的有限材料来看，两种意见的赞成者都不算少。那么，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对呢？我认为，还是不把“忘却”看作反语好。这样似乎更符合鲁迅的原意，也可以理解是鲁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积极主张。

要搞清楚“忘却”不是反语的关键，我觉得是把握住作者在文章第一段交代的历史背景和“忘却”的目的。鲁迅说：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这一段文字共两句话：第一句是讲早想写文章纪念五位青年作家；第二句讲纪念的原因；悲愤沉重而持久，且“至今没有停止”，想摆脱悲哀，轻松一下，“照直说，……要将他们忘却了。”这句话从侧面深刻地揭露了，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那种“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也含蓄地告诉人们，作者要化悲痛为力量，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作坚决的斗争。这就是鲁迅提出“忘却”的历史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之所以提出“忘却”的目的。鲁迅先生认为，面对敌

人的屠杀，不摆脱悲哀怎么能进行斗争呢？所以他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忘却”就是要忘记悲痛，投入斗争，不是什么反语。而句末的“照直说”三个字，也“照直”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另外，根据冯雪峰同志的回忆：五位青年作家被杀害后，共产党员、“左联”会员和革命青年被捕。被害的事情更是不断出现，而鲁迅的心情反倒不是那样“沉重”了，这是因为斗争更加剧烈，“而他自己也更深入政治的斗争，更热衷于战斗的缘故。”（《回忆鲁迅》107页）这更足以证明鲁迅说的“忘却”不是反语了。

为了进一步证明鲁迅的“忘却”不是反语，不少同志都引用了鲁迅的这样两句话：“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要将他们忘却。”（《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有的同志还引用了冯雪峰同志转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说：“使自己轻松一下，有时是很需要的。忘记，真是一件宝贝。否则，件件事情都记着，人会压死的。”（冯雪峰：《回忆鲁迅》122页）实际上，鲁迅关于“忘却”的言论，何止这些。除此以外，我们至少还可以补充两处。一处是许广平同志的回忆，意思和冯雪峰同志转述的一段差不多，许广平同志说：“鲁迅先生好象曾经说过：人们许多经历需忘记，否则，一天天积存起来，成为精神上一份巨大的负荷，往往会压得全身乏力的。”（《欣慰的纪念》187页）“乏力”了还怎么能够斗争呢？鲁迅这里说要忘记的，虽然是指人们的“经历”，没有提到悲愤，但是，悲愤的感情总是或多或少地与令人悲愤的经历有点关系吧。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1936年9月鲁迅实际上是写给家人的遗嘱，其中第四条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且介亭杂文末编》）表面上看，鲁迅讲“忘却”好象只是为了“生活”，与斗争无关，其实不然，“生活”也应该包括斗争，因为鲁迅战斗的一生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

以上几个例证中的“忘却”或者“忘记”，都不具有反语的性质，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一标题中“忘却”的用法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需要“忘却”的时候就要“忘却”，还是鲁迅先生的一种积极主张。

有的同志之所以把“忘却”看作反语，从论据上可以看出，他们忽略了两个区别，即主观上的要“忘却”和客观事实上的不容易“忘却”的区别。鲁迅主张的“忘却”和有些人的健忘的区别。所以要弄清楚“忘却”不是反语，对有的同志来说，先搞清楚这两个区别也是十分必要的。

譬如，有的同志用鲁迅在五位青年作家被杀害直到他逝世前夕，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白莽作〈孩儿塔〉序》和《写在深夜里》等一系列纪念文章的事实，证明鲁迅根本不可能“忘却”五位青年作家，进而证明鲁迅说的“忘却”是反语。这就是把鲁迅有的主观上的想“忘却”和事实上的不容易“忘却”混为一谈了。这本来是不相同的两回事。说不容易“忘却”，一方面是说鲁迅对五位青年作家的高尚品质。革命精神是永久不能“忘却”的；另一方面，鲁迅也不是从来就没有做到过，只是不容易罢了，冯雪峰同志的回忆和鲁迅自己的不懈斗争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同志说，鲁迅一贯不满于人们的健忘，因此他们认为“忘却”不能不具有反语的性质。显然，这是把鲁迅说的“忘却”和他一贯批评的健忘等同起来了。其实二者毫无共同之处。所谓健忘，是指那种不敢正视现实，在阶级的或民族的屈辱与不幸面前所采取的一种自我麻痹、苟且偷安的办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被侮辱被奴役的地位。它和鲁迅为了抗争而提出的“忘却”有什么共同点呢？

有的同志还说，如果不把“忘却”看作反语，鲁迅岂不是要人们忘记反动派的罪行？这个意见缺乏起码的根据。我们不仅从文章